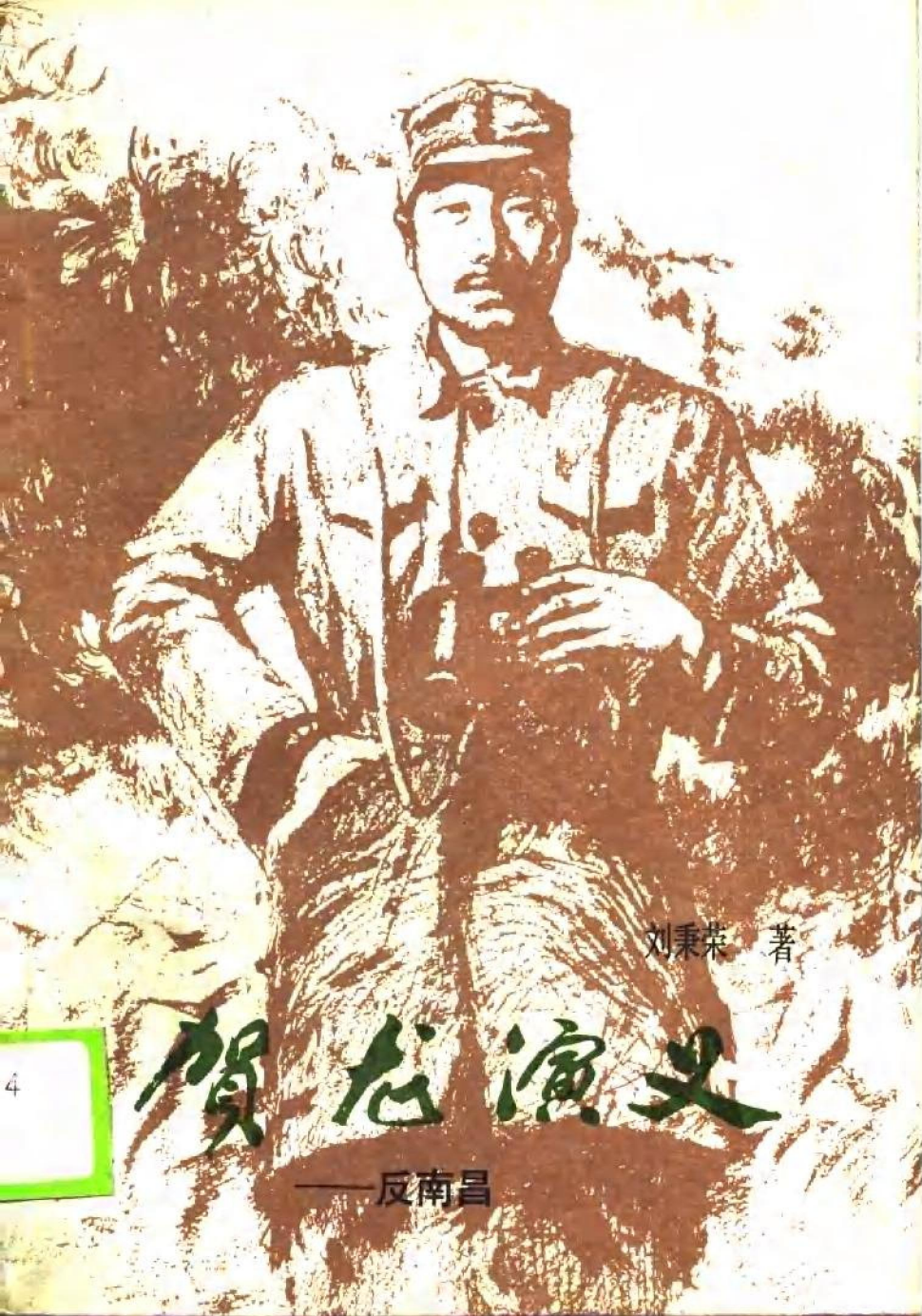




刘秉荣 著

贺龙演义

——反南昌

4

内容提要

贺龙，这位举世闻名的传奇英雄，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本书是《贺龙演义》第二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也向人民举起屠刀，并准备将北伐军、“铁军”师长叶挺和国民政府二十军军长贺龙诱骗上庐山，加害于二人。叶剑英冒险将这一情况暗暗告诉了贺龙、叶挺。叶、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赴南昌，举行了伟大的南昌起义。本书围绕南昌起义的发生和失败，描写了敌我营垒中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成功地刻画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贺龙、叶挺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一大批现代史上著名人物的形象，真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一幅三十年代中国的历史画卷。

本书既有真实的历史感，又有生动形象的当时社会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可谓熔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

贺龙演义

——反南昌

刘秉荣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875印张 254千字 印数：10,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元

ISBN 7-80505-061-9/I · 61

目 录

- 第一回 展“雄才”谈中华赌史……………(1)
用计谋欲血染浔江
- 第二回 陈独秀心灰藏密室……………(17)
瞿秋白冷静上庐山
- 第三回 杀“张松”朱玉阶力保……………(27)
怕兄长杨子惠“礼送”
- 第四回 金汉鼎献媚购名画……………(41)
总指挥笑脸送旧友
- 第五回 刘伯承泸州遇险情……………(56)
吴玉章武汉惊心魄
- 第六回 蒋介石恭拜众流氓……………(67)
汪精卫亲芳东洋妓
- 第七回 发宣言蒋介石心欢……………(82)
遭毒手周恩来愤慨
- 第八回 许克祥长沙搞事变……………(95)
陈独秀武汉下金牌
- 第九回 两夫人肝胆照日月……………(107)
众英豪危难砥中流
- 第十回 聂荣臻九江议暴动……………(118)
朱玉阶南昌探军情
- 第十一回 炸铁桥泼皮逞凶狂……………(130)
解难关工农齐努力

第十二回	黄石港周恩来遇险 南昌城贺文常愤怒	(144)
第十三回	平叛乱恩来释叛首 定大计贺龙会群英	(158)
第十四回	指迷途贤弟劝仁兄 明道理爱子说家父	(171)
第十五回	罗代表武汉露真容 张国焘庐山显面目	(185)
第十六回	喜庆厅群英斥内贼 福庆楼局长宴“佳宾”	(197)
第十七回	作笑谈朱德稳“宾客” 思密语赵仁投敌军	(213)
第十八回	南昌城义军洒热血 黄老门英雄亮丹心	(224)
第十九回	回马岭截堵张发奎 乐化站放行蔡廷锴	(237)
第二十回	追“叛军”叶剑英献策 选路线周逸群多忧	(249)
第二十一回	进贤县蔡廷锴叛逃 宜黄城好党员归队	(261)
第二十二回	壬田市群贼摆战场 会昌城英雄退敌军	(271)
第二十三回	贺文常瑞金城入党 傅连璋汀州市觉醒	(285)
第二十四回	闻凶信英雄悼战友 明道理喽罗入义军	(295)
第二十五回	棒槌镇中单刀赴会 三河坝内计退敌兵	(305)
第二十六回	叶贺主力汤坑激战 逸群孤军潮汕御敌	(317)

第二十七回	乌石云落义军四散 陆丰城中锦斋投降	 (329)
第二十八回	朱玉阶闽粤赣转战 张国焘甲子港出走	 (341)
第二十九回	遇海盗英雄几遇险 过汕头战友喜相逢	 (353)
第三十回	解饥肠小将念喜歌 再拖枪英雄奔新程	 (367)

第一回 展“雄才”谈中华赌史 用计谋欲血染浔江

诗曰：

乱世刀兵起四方，
军阀混战民遭殃，
国败方显英雄色，
一代豪杰反南昌。

几句闲诗道罢，引出一段“反南昌”的故事，列位听我慢慢道来。

书接上卷。上卷书中，说到贺龙贺文常，刀劈盐局，拉队伍，讨袁护国护法，又随孙文孙中山入川讨贼；之后，一次北伐，二次北伐。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革命的方向，日渐明朗。二次北伐之后，国民党武汉政府，在汪精卫一伙的操纵之下，一面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一面举起了“分共”的屠刀，效法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汉口开罢“分共”会议，

便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四军军长黄琪翔、六军军长王钧、三军军长金汉鼎等文臣武将，上了庐山。又在庐山开了秘密会议，决定将叶挺、贺龙二人诱骗上山，而后，下其二人兵权，再秘密处之。汪精卫万没想到，那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开罢这秘密会议后，见情况紧急，不顾风险，密下庐山，到了九江，在甘棠湖一叶小舟之中，将汪精卫险恶用心，暗暗告诉了贺龙、叶挺，使得二人没有坠入汪精卫圈套，最后下了南昌起义的决心。

且说那汪精卫汪兆铭，在秘密会上安排了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的阴谋之后，便退到了内室。坐在沙发椅上，一支接一支地吸开了香烟。这汪精卫，身穿白府绸裤褂，一块金怀表的金链儿露在胸前，脚底下一双日本软底拖鞋。汪精卫本来生就一副女人模样，白嫩嫩的脸儿，老公嘴儿，而他偏又故做女人姿态，那头抹得油光水亮，嘴唇上还抹了点儿淡淡的红，左手拿着一把牙雕小折扇，身上洒着香水儿，行动起来，真有点“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之风。

汪精卫坐在沙发上，一连吸了三支烟，而后，又站起身来，一会儿眉头皱着在地上走了两圈儿，一会儿又到窗前，望着窗外打愣儿，一会儿拧开电扇，电扇转了两下，又“咔嚓”关上。一会儿掏出金怀表，看看时间，真是坐卧不宁、六神无主。

汪精卫住的这间卧室，很是阔气。早先是吴佩孚的行宫，吴佩孚败北之后，庐山为国民革命军所收复。这座行宫便理所当然地为汪精卫所用。吴佩孚素有家佛家之气，这行宫内的装点，也颇有佛道之风。寝室之中设有佛龕香案，

墙上贴有黄裱纸符咒，挂有马尾拂尘。里外一色的硬木家具，家具上都雕有八卦图案，阴阳鱼，莲花瓣儿。汪精卫对这室内的“气度”很是喜欢，只是这硬木桌椅床凳使用起来实在不舒服，便令人又购置了一些西洋现代化设施，铺上了猩红地毯，放上了法式沙发，装起了美国电扇，摆起了德国留声机。他又在这屋中，挂上了一张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以示他是孙先生的忠实继承者。

且说汪精卫这寝室之内，还有一位日本女郎，此人名叫清水音子。这清水正值芳年，长得白白净净，喜眉浪眼。她披着半透明的粉红轻纱连衣裙，歪靠在藤椅上，两只葱白似的手指捏着香烟，笑咪咪地望着汪精卫的神态，见汪精卫坐立不安的样子，便轻启朱唇，暗传秋波，娇滴滴地说道：

“兆铭，过来。”

清水音子这一声呼唤，无异于给汪精卫下了道命令，汪精卫扔掉手中烟头，赶紧地坐在了清水音子身边。清水音子顺手倒了一杯汽水，自己喝了一口，递给了汪精卫，汪精卫赶忙接了过来，一气喝下，那清水音子撒娇地搂着汪精卫的脖子，在汪精卫脸上亲了一口。而后，又娇滴滴地说道：“兆铭，什么事让你坐立不安，魂不守舍？”

汪精卫说：“叶挺、贺龙我已有了安排，今发愁的是邓演达，这邓演达不知正在干什么，这个人是我一块心病啊！”

清水音子说：“不是派孙当龟去探听了吗？放心吧，孙当龟这人是很能干的，他在武汉黑社会中，有许多朋友，准能打听到邓演达的下落。”

汪精卫说：“弄不清邓演达的下落，我这颗悬着的心放

不下呀。”

列位看官，汪精卫为甚如此惧怕邓演达呢？这里自有缘故。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鹿颈村人。系国民党领袖人物之一。自少年时起，便追随孙中山，投身于国民革命，屡建战功，在国民党队伍内外，威信颇高。北伐始时，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最坚决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因此，被坚决反共的蒋介石、汪精卫一伙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汪精卫、邓演达等在郑州同冯玉祥会谈，邓演达对汪、冯反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在冯玉祥的撮合之下，汪精卫同蒋介石达成了反共协议。之后，冯玉祥到了徐州，面会蒋介石。冯从徐州连给汪精卫发了三个电报，要邓演达出洋，理由是邓演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蒋、汪、冯等如此反对邓演达，邓演达自然要与蒋、汪、冯等斗争了。然孤掌难鸣。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上，建议任命郭沫若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党代表，汪精卫坚决反对。会后，邓演达两次访汪精卫，劝汪经住革命考验，坚决革命不要动摇。汪精卫一笑了之。邓演达打算抛开汪精卫，与宋庆龄、陈友仁、彭泽民等另组革命行动委员会，想力挽狂澜，又因汪精卫的破坏未成。六月二十九日，邓演达见大势已去，最后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十日，愤然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的留别信，谴责了蒋、汪的做法。而后，将信交给了秘书丘学训，秘书在他离汉后视时交与相关之人。七月三日，邓演达在《汉口国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的文章。文章发表，

立时轰动。七月十三日，邓演达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而后愤然出走。邓演达的一举一动，汪精卫当然十分注意了。七月十三日后，有关邓演达的情况，汪精卫摸不着了。这样，他心中着了急，便派人四处打听，均没打听到。越是这样，汪精卫越是焦急。正当他急得象热锅蚂蚁一般时，还是清水音子为他救了驾，要他派孙当龟去侦察邓演达的行踪。汪精卫开始还怀疑孙当龟能否完成任务。当他把这难处向孙一说，孙当龟笑道：“此事容易。”

孙当龟接受任务后就走了。一连数天，不见消息，所以汪精卫焦急，他怕邓演达再给他“画圈套儿”。

正当汪精卫焦急之时，有一人走了进来，这人长的龟背蛇腰，尖脸猴腮，五短身材，脸上无须，年纪四十上下。汪精卫一见此人，立即问道：“当龟，你回来了，怎么样？”

来人正是孙当龟，孙当龟和汪精卫是怎么个关系呢？后文自有交代。当下，孙当龟听了汪精卫的问话后，笑着说道：

“我给汪主席贺喜，经我的那些哥儿们打听，邓演达只身一人跑了，顺着京汉线跑的，说是跑到了郑州。”

汪精卫听了，惊喜地问道：“可靠吗？”

孙当龟说：“要是错了，您要我的脑袋！我那些哥儿们，别看被革命政府打倒了，能量还大着呢！干别的不成，干这些事，那手拿把攥。”

汪精卫以手加额说：“邓演达跑了，乃天赐我汪兆铭洪福。”

清水音子笑道：“兆铭，你们中国古时候的孟尝君，养三千食客，内有偷鸡盗狗的，现在看来，这些人还真是有用啊。”

汪精卫听了，笑而不答，他向孙当龟说：“这件事你干的不错。”又对清水音子说：“音子，我们打几圈牌吧！”

清水音子笑道：“兆铭如今心里高兴，当然要痛快地玩了。”

当下，汪精卫又叫来了秘书，四人便推开了麻将。

书到这儿，有人问了，这清水音子同汪精卫是怎个关系？是汪精卫的妻子吗？汪精卫的妻子不是陈璧君吗？若不是他妻子，为甚与汪精卫这等亲热？细说起来，这清水音子同汪精卫，也算是“露水夫妻”，怎个“露水夫妻”？也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汪精卫已同清水音子、孙当龟、秘书四人打麻将，从下午一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钟，汪精卫已有些累了，把麻将牌一推，脑袋向藤沙发椅上一靠。孙当龟和秘书都很知趣，悄悄地退了出去。屋中只剩下清水音子同汪精卫两个人。这时，清水音子紧坐汪精卫的身边，一边吸着香烟，一边娇滴滴的要汪精卫给她讲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趣事。汪精卫摸了下清水那粉嫩的脸蛋儿，又在清水的脸上亲了一口，而后，一边摸着清水那丰润、洁白如玉的小手儿，眯起一双浪眼儿说：“你要听中华民族最精彩的事儿吗？好，我给你讲点最精彩的。”汪精卫说着，取过一支烟，清水打着打火机，为他点燃。汪精卫慢慢地吸了一口，而后笑眯眯地说：“清水，你知道‘爱情是盲目的’这句话的来源吗？”

清水抿着小嘴摇了摇头。

汪精卫慢慢地吐了两个烟圈儿后说：“这里有段故事。罗马神话中的爱神邱比特跟情人打牌，他的情人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嘿！那邱比特手气不好，

把弓箭、箭鞘都输光了，最后，他赌得性起，竟以两只眼睛下注，结果呢，一输到底，从此，这位爱神就成了盲神。”

汪精卫说到这儿时，清水吻了下汪精卫的手说：“‘爱情是盲目的’，从此就开始了。”

汪精卫笑道：“所以说，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哟！”

清水取过几块麻将牌问：“这中国的麻将牌历史有多长呢？”

汪精卫哆嗦着二郎腿笑着说：“这个问题，你问我算是问着了。别看那张宗昌是‘狗肉将军’，他也说不清楚。要说清中国麻将历史，那就要谈中华大赌特赌史喽！”

清水将一杯冷饮送到汪精卫嘴边儿说：“我很想听听。”

汪精卫喝了一口冷饮，笑道：“要说中华大赌特赌史，我还真的做了点研究呢。”汪精卫晃着脑袋接着说，“你不晓得这赌的字意吧？赌字原始的意思叫‘钱戏’。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远在商殷时代就有了，中国古书中对此有很多记载，如《论语》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史记》中有‘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都是关于赌博的记载。这些记载，都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除了大谈仁义道德外，还有大赌徒存在呢。”汪精卫吸了口烟又接着说，“中国有三教，佛教、儒教、道教。道教的老子李耳不但写了《道德经》，还发明了大赌具，这种赌具叫做‘擲捕’。再晚一点的赌具叫‘双陆’。到了唐朝，流行的一种赌具叫‘骰子’，是唐明皇跟杨贵妃常玩儿的赌具。到了宋朝，宋真

宗在位时，辽国南侵，打到了河北濮阳，宋真宗吓坏了，想南逃，寇准主张御驾亲征，真宗在没办法的时候，只好按寇准的话办了。宋真宗一到前线，军心大振，一战成功，迫使辽国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器重他。主和派急了。这天，主和派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要您亲征，是孤注哇，这是非常危险的。’真宗一想，对呀，寇准这是拿我孤注一掷啊，从这儿起，真宗就不信任寇准了。”

汪精卫说到这儿时，清水鼓掌大笑道：“汪主席，你的知识真是渊博呀。”

清水这么一夸奖，汪精卫高兴了，他得意地吸了一口烟说：“在宋朝，还有一种‘宣和牌’，到了明朝，这宣和牌就演变成‘骨牌’，骨牌就是牌九。”汪精卫弹了弹烟灰，继续说：“上面的几种赌具，有的已失传，有的被淘汰，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真是推陈出新。这就是麻将。明时称‘马吊’，后来叫‘默和’，再后来叫‘花将’、‘马将’、‘麻雀’，最后叫成今天的麻将。真是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超过了所有的赌具，而代为赌国仇城的魁首，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汪精卫说到这里时，清水音子甜甜地笑道：“汪主席如今也是麻将军，一路的青云直上呀！”

清水这句话，说得汪精卫心里麻酥酥的，不由得把清水搂在怀中，亲亲地亲了一口。

且说这汪精卫正抱着清水得意之时，有秘书急急地跑了进来，一见汪精卫抱着清水亲嘴儿，愣在那里，欲进不得，欲退不能，汪精卫放开清水，板着面孔说道：“什么事这样

急慌慌的？”

秘书小声说：“主席，南京来人了。”

汪精卫一听，放开怀中的清水，说道：“在哪儿？”

秘书说：“我已秘密地做了安置。”

汪精卫点点头说：“要绝对秘密。”汪精卫说罢，那老公嘴儿抿了一阵，眉头皱了一阵，又说：“用我的车将他接来。我要同他谈谈。”

秘书答应着走了。工夫不大，一辆小车停在了汪精卫的官邸。从车上下来个人，这人四十五六，敦粗个儿，黄脸膛，塌塌鼻子，鼻子周围几个碎麻子。虽然长相不济，却穿戴整齐。此人下车之后，由秘书领到了客厅。

此人是谁？书中交代，此人是蒋介石蒋中正手下第一亲信，姓冯名超字永济。外号“不走运”。为何叫这样的外号？其中有段隐情。这冯超家中开着绸缎铺，很有些银钱。他是根独苗，自小儿便娇生惯养，长大后也是游手好闲，眠花宿柳，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他爹蹬腿后，这份家业落在了他的手里。没上三年，就让他一杆大烟枪吹走了多一半儿。他有个媳妇，人还贤惠，见他这样子，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冯超根本不听他媳妇这一套，照样结交酒肉朋友。这些酒肉朋友，无非是朱五杨六狗三吕四。陪他进赌场入妓院。他媳妇看看不行，便想了个法儿。什么法儿呢？仿照着“打狗劝夫”一戏中赵连芳的妻子，弄了个死狗，穿上衣帽，扔在厢房冷屋之中，当着狗三吕四面儿，他媳妇惊慌慌地告诉冯超，说丫环玉香自尽，家中出了人命，冯超自然害怕。他那些酒肉朋友见他要倒霉，便趁机讹他。真相大白后，冯超受了震动，要改邪归正。便与人合伙做生意。他本是游手好闲

之人，哪曾做过生意？做了几次，不光赔，连本儿都被同伙拐走了。买卖没做成，却自此混了个外号，叫“不走运”，意思是说同冯超做买卖，没有不赔的。这冯超本是无根基的，晃来晃去的，又同他那些酒肉朋友混在了一起，入堂子，逛胡同，进赌场。最后，不光将家业踢蹬光了，输的连老婆也卖了。真是败家如流水，那冯超到最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到了冬天，只好披个麻袋片，蹲在临街饭馆的灶膛边儿过夜。有这么一天，冯超碰见了个相面的。相面的说：“你倒霉就在外号上了。好人家哪儿有不走运的名字呢！”冯超一想：对呀，可外号是大伙儿叫的，怎么能改大伙儿的口呢？他爬在地上给相面的磕个头。相面的还真告诉了他一个法儿。相面的说：“你从今往后，买个铃铛，每天起大早在街里摇铃铛。”冯超半信半疑地说：“这能管用？”相面的说：“这其中自有奥妙。你只管去做。”

冯超还真按相面的话去办了。他没钱买铃铛，就偷了一个。每天早起，拿着铃铛在街里摇，一来二去的，那三街四巷的人都说：“天快亮了，‘不走运’起来了。”

不知是冯超的时来运转，还是借了大伙儿的吉利话儿，不走运还真来了时运。他在上海滩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介绍他入了青帮。自此，冯超便在上海滩内一来二去的成了个人物。蒋介石到了广东，冯超也跟到了广东。冯超小心眼儿不少，又会看眼色行事，蒋介石觉着冯超挺能干，成了他的亲信。

且说冯超见到了汪精卫，坐下之后，笑吟吟地取出了一包礼物，送给了汪精卫，说：“汪主席，这是蒋司令送给汪主席的。”

汪精卫将礼物接过来一瞅，原来是美国产的“春药”。汪精卫心里高兴，暗道：“知我者，乃蒋公也。”他心里想着，嘴上却没说，他把春药放下，细声细语地问道：“永济，你来庐山时，介石有什么话吗？”

冯超说：“汪主席，蒋司令要我转告您，望汪主席停止东征之举。蒋司令说：‘当前北敌未破，互相残杀，渔翁得利。’”冯超看了看汪精卫，见他听得认真，又说：“为使宁汉齐心，蒋司令愿下野让位，自此放弃军人生涯，东渡日本考查。”

汪精卫听了冯超的话，没吭声，小眼珠儿转了转，心说：“这小子又要什么花招。”他想着，对冯超说，“介石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还做他的司令。”

冯超说：“汪主席，蒋司令东渡的决心已下。他只望汪主席挑起党国的重任。”

冯超说到这儿时，汪精卫心中高兴，暗暗说道：“姓蒋的，你小子到底怕东征。”心里想着，嘴上说道：“这事，待我见到介石的面，再商谈。”汪精卫嘴上这样说，心中却很是得意，佩服自己“东征讨蒋”这一手高明。

那位说了：蒋介石真的要下野吗？蒋介石真的要下野了，就在冯超与汪精卫密谈之后一个多月，汪精卫到了南京，蒋介石先到奉化扫墓，后东渡日本了。那位又说了，蒋介石心眼儿那么多的人，怎么能轻易放掉兵权？列位，蒋介石可不是吃素的人，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下野是迫于他东征讨蒋的压力，其实呢，这里有段隐情。那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早把兵权、政权都安置停当了。汪精卫就是当了主席，也是个傀儡，针插不透，水泼不进，这样的主席，他当着也是难

受。另一段隐情，是蒋介石到日本去追宋美龄。蒋介石看中了宋美龄，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宋美龄没看中蒋介石，特别是宋母，更是坚决的反对这婚事。蒋介石追宋美龄，众所周知的，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另一点，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与美国又有密切联系。蒋介石要想干事业，只有枪杆子不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为后盾。政治上，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与美龄结婚，蒋介石能捞许多稻草。蒋介石追宋美龄，追得还挺紧，宋母见国内不好躲闪，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蒋介石不甘心，正在想法儿的时候，汪精卫“东征讨蒋”了。蒋介石一拍大腿有了主意。他把军权政权都安置停当，之后，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下野东渡，让位于汪精卫。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不晓得了。

且说汪精卫正与冯超密谈之际，秘书又走了进来，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汪精卫当时脸色一变，抬腿进了内室。秘书也随后跟了进去。进屋之后，将门关好，秘书说：“主席，叶、贺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部队要开赴南昌，似有兵变之举。”

汪精卫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头上的汗珠儿可就冒了出来。秘书取过洒了香水的毛巾，递给了汪精卫，汪精卫擦了擦汗，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汪精卫这时可真有点急了。为什么？汪精卫这时候正与蒋介石“赌博”呢！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靠的是甚？靠的是部队，如果叶、贺有了事，他后门失了火，同蒋介石讨价还价腰杆就不硬了。“要先把冯超稳住”。想着，他压低嗓门儿说：“传我的话，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又对秘书说，“把冯超转到秘密之处。”